

万恶

〔南斯拉夫〕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安德里奇著

的庭院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万恶的庭院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著

臧乐安 井勤荪 译
范信龙 包也直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恶的庭院 /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 (Andric, I.) 著;
臧乐安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327-2514-6

I. 万... II. ①安... ②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南斯拉夫-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南斯拉夫-现代 IV. 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476 号

Иво Андрич
ПРОКЛЯТЫЙ ДВОР

中文本版权由“安德里奇基金会”授予

图字: 09-2000-287 号

万恶的庭院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 著
臧乐安 井勤荪 译
范信龙 包也直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89,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514-6/I·1465

定价: 21.00 元

前 言

伊沃·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作家,一九六一年“因以史诗般写作天赋,深刻揭示与其国家历史交织一起的人的命运的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出生于波斯尼亚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克村,他的父亲是个手艺人,在安德里奇三岁时就去世了。之后,母亲便带着他迁居维尔舍格拉德城姑母家,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城旁德里纳河上的大桥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在萨拉热窝上中学时,参加革命组织“青年波斯尼亚”。一九一四年因受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案牵连,被奥当局逮捕,入狱三年。出狱后在萨拉热窝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去萨格勒布、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上大学,一九二三年通过了关于波斯尼亚文化史的博士论文,获格拉茨大学博士学位。

安德里奇的祖国波斯尼亚的历史和整个南斯拉夫的历史一样,是备受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历史。早在十四世纪波斯尼亚就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入侵,被土耳其统治长达四百多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直到一九九一年十月才脱离南斯拉夫宣布独立。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统治下的苦难和反抗外国统治的斗

争成了安德里奇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安德里奇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诗人和批评家。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发表诗歌,西方和前苏联批评家都认为,安德里奇的作品往往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其早期作品尤其如此。一九二三年以后,安德里奇曾出任南斯拉夫王国驻欧洲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在此期间,他中止了诗歌创作,开始转向短篇小说,并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三部取材于南斯拉夫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短篇小说集。

一九三九年安德里奇担任南斯拉夫王国驻德国柏林大使,在获悉希特勒即将进攻南斯拉夫后,便匆匆离开德国,返回贝尔格莱德不到几小时,德国就开始了対南首都的轰炸。

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期间,安德里奇实际处于被软禁之中,不能亲身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便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完成了最为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1942)、《德里纳河上的桥》(1943)和《小姐》(1944),均于战后一九四五年出版。这三部小说,又称“波斯尼亚三部曲”,奠定了安德里奇在南斯拉夫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尤以《德里纳河上的桥》最为突出。它用史诗般的力量,以一座桥的兴废为主线,深刻地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自一五〇〇年以后近四百年历史中对波斯尼亚的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三部曲中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独特的风格,显示了安德里奇卓越的写作技巧和多方面的才能。

南斯拉夫解放后,安德里奇由地方作家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当选为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他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依然笔耕不辍,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

收集在本书里的是安德里奇发表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它们一如安德里奇一贯的风格,采用波斯尼亚历史事件、民间故事和传说,编织生动的情节,刻划不同阶层的波斯尼亚人,特别是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和小人物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际遇和历史发展中的命运。他认为,历史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命运是相似或相同的。至于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往往本身就是历史。《关于总督的大象的传说》是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在这个故事里,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土耳其总督赛义德·阿里·杰拉对特拉夫尼克人民的残暴统治和特拉夫尼克人民反抗的历史。

安德里奇非常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和小路。他曾说,正是在故乡那荒芜、难看、单调和没有欢乐的山石嶙峋的小路上,他的思想产生了对富饶而美丽的世界的向往,而且终身为之奋斗。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善与恶的斗争。虽然在波斯尼亚漫长的历史上,恶的势力猖獗,对善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和镇压,但代表善的波斯尼亚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安德里奇对善良的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往往因为看不到他们的出路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发出低沉的叹息,但他相信善终究会战胜恶。

《残躯》里的哈菲兹少爷、《关于总督的大象的传说》里的新总督、《维列托沃人》里的穆安津^①都是邪恶的化身。他们企图用血淋淋的屠杀、武力和欺诈来征服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但全都可耻地失败了,有的还招致了自身的毁灭。只有《婚礼》中的胡

① 阿拉伯语,意为“宣礼员”。伊斯兰教清真寺内按时召唤信徒做礼拜的专职人员。

索似乎有点不同。他本来是个不起眼的鸡贩子,由于战争,旧日的一些商人或是不知去向,或是过着贫穷可怜的生活,他却以惊人的速度发了大财,成了侯赛因阿哈,并用金钱结交当局,蔑视法律,恣意妄为,如日中天,但读者从作者的描写里,可以预感到胡索的好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安德里奇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些非常感人的小人物的形象。《维列托沃人》里的米洛耶爷爷,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宁死不屈,《地毯》里的安德扎(娜娜)疾恶如仇,不贪图非分之物的品格,《情妇玛拉》里的仆人叶拉,尽管“一生见过许多邪恶,看惯了疾病和死亡”,依然悉心照看不幸少女玛拉的善良心地,无疑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安德里奇笔下的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特拉夫尼克一个贫苦的16岁少女玛拉,偶然被维利帕夏^①看中,被迫做了他的情妇,从而毁了她短促的一生和生命。佃农西曼在土耳其帕夏撤走、奥地利政权初建的时候,以为时代变了,便想夺回他被地主夺去的土地,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他的奋斗失败了,反而失去了一切,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在《柴火》和《阿兔》中,作者把视角转向现实的题材,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柴火》的主人翁仍然是一个小人物,名叫伊勃罗,每天靠卖柴为生。在女儿和女婿参加游击队相继为国捐躯后,几乎为悲伤所压垮;但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他得悉自己的亲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时,深感自豪,重新恢复了做人的尊严。《阿兔》描写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由苦闷彷徨、悲观失望而走上爱国的道路,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献身的故事,小说细腻地刻划了人物

① 土耳其和中东某些国家奥斯曼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称谓。

的心理状态,读来真实感人。

《万恶的庭院》在安德里奇的创作生涯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写于一九五四年。所谓万恶的庭院就是伊斯坦布尔监狱。这里关押着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罪犯、无辜的平民和知识分子。管理监狱的头目叫拉迪夫阿哈。他是残忍的暴君,是掌握犯人命运和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他相信,凡进入他监狱的人都是有罪的。小说描写了面貌、神情和心态各异的众多犯人,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贵族家庭的恰米尔。他因为失恋,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土耳其一四八一年五月后的一段历史颇感兴趣。当时老苏丹去世,大儿子巴耶塞特和二儿子杰姆争夺王位。最后弟弟失败,逃到罗得岛上向天主教约翰骑士团请求避难,结果成了西方国家的人质和俘虏,于是,在奥斯曼帝国新苏丹和西方天主教国家及罗马教皇之间,进行了种种肮脏的交易。恰米尔研究这段历史的爱好传到了伊兹迈尔省长的耳朵里,他立即闪出一个想法,即现在的苏丹也有一个兄弟被宣布为傻子而监禁着。恰巧当时土耳其欧洲部分发生了一些混乱和骚动,省长生怕在他管辖之地出事,便于当夜搜查了恰米尔的家并把他逮捕,监禁起来,后来恰米尔又被送往伊斯坦布尔,落到了万恶的庭院里。恰米尔在狱中饱受凌辱,但他骄傲地捍卫自己的清白无辜和人格尊严,绝不向监狱当局的淫威低头。一天晚上,他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当局对他的侮辱而倒在了反动官员的手下。安德里奇通过这篇小说,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奥斯曼帝国专制制度的野蛮和专横,同时也暴露了这一政权的腐朽和衰落。

《万恶的庭院》在写作上也颇有特色。它是通过叙述中的叙述来完成的。整个故事是由修道院的一位年轻教士回想别塔修

士生前讲的故事来转述的。而关于恰米尔的身世,别塔修士又是在万恶的庭院里从难友哈伊姆那里听来的。这种层层转述,增添了整个故事的悬念,使小说更加生动感人。

安德里奇的小说有着十分丰富的情节和内涵,它们仿佛在读者面前展示了波斯尼亚社会生活的画卷,让我们既看到了它的历史,也看到了它的现实。

本书中的各篇小说是在八十年代初翻译的,因版权问题一直无法出版。现在,经过十多年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重新审阅了该稿,并为版权转让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找到了版权持有者“安德里奇基金会”,并获得了该基金会授予的出版这本书的版权,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搁置多年的小说终于可以问世,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范信龙

二〇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目 录

残躯	1
维列托沃人	14
关于总督的大象的传说	25
情妇玛拉	73
佃农西曼的故事	136
地毯	169
柴火	181
婚礼	190
阿兔	213
万恶的庭院	320

残 躯

彼塔尔兄弟被痛苦难熬的疾病长久困在床上,但讲起故事来仍然能引人入胜,当然只是在遇到知音的时候。他的故事究竟妙在何处,这很难说。他的话里总有一种明智的、引人发笑的东西。他的每一句话都与众不同,给人一种特殊的印象。话语消失之后,它的余音仍在空中回荡。因此,他的话比别人的话能够表达更多的内容。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彼塔尔兄弟的房间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钟表,发出一片均匀的滴答声,不时还响起当当的报时声;这里还杂乱地堆放着兵器、枪支零件、工具和一些铁家什。他的手艺非常高超,因此从年轻时候起就得了一个外号:兵器匠。

他房间里一座不寻常的木钟敲了十二点。彼塔尔兄弟沉思着听它的报时声,眼睛望着书架。书架上摆着两三本书,一个盛草药浸剂的瓶子,几排木瓜和苹果。最后一下钟声的余音未息,彼塔尔兄弟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被放逐到小亚细亚期间,目睹了许多怪事,体验了不少善与恶。恶多于善,因为我们注定生活的人世间,善终究是比较少的。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是恶的活生生的纪念碑,那恶

埋伏着，守候着每一个人。

“我毕竟多少也算是个兵器匠。修修弄弄是我的天赋，我从小就迷上了这一行。在修道院里我也一直干这种营生。

“我修理过手磨、锁、钟表和枪支。总是有人用得着我。你们都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不断磨损，变成无用的东西，因此我们修理旧东西比创造新东西更多。我的这门手艺在阿格拉^①就用上了。我给我们的看守修理和开好了咖啡磨，因而出了名。于是就让我修理我们监狱的门锁。城里也叫我去干活。先是到土耳其警察局长家里，后来又 to 别的有权势的人家去干活。有一次我被叫到哈菲兹少爷的宅第里去。这所宅第跟他的主人一样与众不同。

“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坐落在黄色的山坡上，半掩在茂密的小树林里，远远望去，那小树林宛如松软美丽的头发。我们走进宽敞的大门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四周修有围墙，里面有好多座桥梁和未雕琢的石头砌的塔楼。小树林中有一处处阴凉的花园和水泉。只有在亚洲才会遇到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自从离开萨拉热窝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过喷泉淙淙的流水声。我觉得，这水声像母亲的话语一般亲切、悦耳。仿佛我不是被监禁在亚洲，而是处身在萨拉热窝我们修道院内的水泉旁边。但是，除了喷泉，其他的一切全都荒芜了，不过还依旧保留着富丽堂皇的特征。

“看守长把我交给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这人谈不上有多大年纪，两眼无神，嗓音很低。他领着我走了很久，我们沿着石头阶梯穿过一扇扇门和一座座用同一种灰石头砌的荫凉的空房子。

^① 伊拉克城市，距土伊边境不远。

这是能工巧匠们建造的坚固的房屋。最后，我们沿着木制阶梯登上一个塔楼；里面有一座木壳大钟，前一天刚停摆。我就是被叫到这里来修理这座钟的。我打开木壳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毛病。这是一座威尼斯产的钟，质量很好，但钟壳装得不合适，里面的机件全都受潮了。这活显然是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干的，他们根本不适合干这种活计，因为干这种活不能马虎了事。

“我要求给我点煤油和植物油，两三根羽毛和一把锉刀（锉刀是惟一不准我拥有的工具）。一个年轻仆人给我送来这些东西，立即就走了。领我来的那个人留下了。钟底下堆放着质地优良的硬木板。我就把自己的工具摊在木板上面。我的向导在一块木板上坐了下来。他身材瘦削，腰已经弯曲。我想，这人大概很久以前，也许从小就是奴隶，但后来改宗信仰伊斯兰教而获得了自由。

“他是土耳其名门望族的那类仆人之一，谁都弄不清他们的来历、籍贯以及在主人家干什么营生。他们舍弃了自己的信仰、姓名和自身的生活，实际上支配着所有的人，但自己一无所求；与此同时，他们周围的一切在不断变化：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结婚。这类仆人最了解主人家里的底细，他们的财产和庄园的状况，了解家庭内部的一切秘密。人人都要求他们效劳、帮忙和出主意，他们又总是帮助每一个人，自己却一无所求，只是默默观察所发生的一切，把这视为对自己的褒奖。这类奴隶和外国人，狡猾的犹太人和改宗土耳其信仰的神秘莫测的人之所以常常成为老爷宅第里的管家，就是因为他们对一切都已心灰意冷，没有奴役他们的老爷们的那些欲望和恶习。我立即感到，这个仆人就是宅第里的这样一个人物，是家中的恶棍。

“我取下钟盖，挽起袖子，在心里画了个十字，便干起活来。

我一声不吭，土耳其人也沉默不语。我瞟了他一眼，看见他正从钟底下的小孔里望着下面。

“‘看见了么？’土耳其人突然问道。

“‘没有，’我回答，眼睛不敢离开手里的活。我确实什么也没看见，甚至没瞅一眼。我担心，万一下面有内室里的女眷，土耳其人会怀疑我居心不良，加罪于我。我哪能知道，他会怎么想？所以我什么也没做，因为人们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挨棍棒和丢了脑袋。

“‘你瞧瞧，别害怕，’土耳其人说，‘下面没有内室的女眷。你瞧瞧，我再给你讲一段故事。’

“我放下工作，朝底下望了望。我看见，下面是一个石板铺砌的院子，阴凉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上面有两个奴隶，一个皮肤黝黑，另一个乌黑乌黑的。他们身旁有一副担架，上面放着几个枕头和多姆拉琴^①。从石头围墙里面可以望见园林中已被阳光照亮的树冠。墙根底下好像站着一个小孩或者老太婆——看不清楚，——一个貌似人形的东西，身穿黄绿色的曳地长衫。他头戴白色缠头巾，没有胳膊，也没有腿，只有躯干。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不停地摇晃着缠头巾，莫名其妙地频频点头。愿上帝饶恕我这样说，他像做大弥撒时的菲利普·勃拉瓦吉奇兄弟，神父给他熏神香，他不住地点头，怎么也停不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菲利普兄弟，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他是个好人，只是有点小气和古怪。但土耳其人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瞧下面。这是我们的哈菲兹少爷，他曾经征服过叙利亚。你听说过他吗？’

① 古俄罗斯的一种拨弦乐器。

“‘没听说过，愿少爷永远幸福，没听说过。我来自遥远的地方，才到此地不久。’

“土耳其人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目光第一次碰到了他的目光——一个我不了解其痛苦的人的酸楚的目光；只有基督教徒才有这样的目光。他惊异地望着我这个从未听说过哈菲兹少爷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土耳其人大概发疯了。但这时他讲起了这个残躯的故事。

“趁他讲述的时候，我朝下面院子里瞥了一眼。两个奴隶依然坐在城堡围墙阴凉里的石板上，他们旁边站着哈菲兹少爷——身穿黄绿色绸衫的残躯。阴影移动了，阳光照到他的身上，他仍然一动不动，只是不住地点头。他先是高高地仰起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把头仰得这样高，这样骄傲。然后，他缓缓地把头转向左边，接着又转向右边，转得非常缓慢，活像一头用鼻子嗅着风，闻出天气将要变化的野兽。他不停地这样左右转动着脑袋，直到累了才片刻低垂下头。然后又把头高高仰起，左右转动。当他转头对着塔楼的时候，我看清楚了他的面孔。这张脸像一个烤焦了的苹果：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唇，没有胡须，整个脸是一大片伤疤，覆盖着一层绷得紧紧的嫩皮。

“我身旁的土耳其人不停地讲着，匆匆忙忙，激动异常。开头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干吗对我讲这些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在讲给我听，而是在自言自语。我继续干活，没有打断他的故事。只是每当我锤子敲得比较重或锉刀锉得比较响的时候，土耳其人才停止片刻，喘口气，然后再重复一遍他以为我没听清楚或者没全明白的话。我也确实没全听懂，因为我不能提问，有些话听漏了，但主要内容我还是听明白了。

“下面就是土耳其人讲的故事。

“他们的祖先是叙利亚的统治者，但最后四代人完全迁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那里成了有影响的世袭的伊玛目^①。当叙利亚内地各省发生暴乱的时候（那里时常发生暴乱），便派军队前去镇压。而当军队无法整顿秩序并迫使人们服从的时候，只会加剧苦难和不幸。哈菲兹少爷就跟随这支军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了。总司令把他作为这个省古老家族的成员带在身边。正如动荡不安的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士兵们渐渐逃跑了，因为从来还没有有人在叙利亚碰到过好事。军队的长官一个个相继回来了。最后只剩下哈菲兹少爷指挥的一支队伍。他承担起了大家逃避的责任：征服叙利亚，迫使那里的全体居民服从苏丹的法律和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发给士兵军饷，用他所征服的省份的钱养活他们。

“首先，他夺取按照买契曾经属于他家的全部土地。然而，周围的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因为只要哈菲兹少爷的队伍一开近，凡是能跑的人都逃走了。无须买契，两天走不到边的地带的一切都成了他的财产。大家都弃财逃命去了，但哈菲兹少爷毁坏和扔下一切，像在狩猎一般追赶人们。

“他是直接从学校里参军的。他是个身材匀称的好静的青年，皮肤白皙，眼睛乌黑，眉毛和刚长出来的髭须棕黄而近乎红色。这个哈菲兹突然变成了一支队伍的首领和嗜血成性的军人。反对当局的暴动和曾经前来镇压暴动的正规军，这一切好像都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是哈菲兹和他大肆蹂躏、摧残的叙利亚。

① 又译伊玛姆。原意为“表率”、“领袖”。历史上伊斯兰教国家元首哈里发的别称。

“他疯狂不羁地逞凶肆虐。叙利亚人给他起了个外号：狂暴的哈非兹。一切还站立着的东西都妨碍他，激怒他。因此，他烧掉和摧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每一棵没有踩进地里的小草，每一块未压碎的石头都惹他大发雷霆。

““我要让叙利亚只留下一片天空，”他屈尊开口的时候说。他的所作所为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在这场灾难中，人们纷纷自问，这个满脸红晕的腼腆的中学生是怎么变成一条杀人放火的毒蛇的，要是大火不映红头顶上的天空，他便不能入睡。他上的是什么学？读的是什么书？哪家伊斯兰教学学校里传授这种学问？是谁向他灌输了这种仇恨？这股不断激发和促使他进行破坏的火性是从哪里来的？人们这样自问，知道提这些问题是徒劳的，永远不会得到答案。人们祈祷上帝，但并不是为了期待上帝的帮助（当时上帝站在哈非兹一边），而哀求哈非兹是徒劳无益的。

“于是，人们逃到沙漠里，在那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但与哈非兹的骑兵用长矛和浸了焦油的火把带来的死亡相比，毕竟不那么可怕。在沙漠里，叙利亚人藏在坚硬沙丘陡坡上挖成的洞穴里。但是，干渴和饥饿迫使他们夜间到绿洲边缘去找水喝和找东西吃。而哈非兹的人埋伏在那里等着他们，像在饮水处打死野兽那样杀死他们。在通向水源的一条条小路上，在池沼旁边，被打死打伤的人随处可见。

“这样年复一年的过去，而哈非兹仍在继续镇压已经濒于灭亡的叙利亚。他一面消灭别人，使他们破产，一面不断获得和增加自己的财富。他建造了坚固高大的房屋，配上只能用特制的钥匙才能锁上的大锁，在大门上装起了沉重的门闩。

“我跟你讲这些干什么，过去发生的那一切是无法形容的。